

# 中國特殊教育 史話

ZHONGGUO TESHU JIAOYU SHIHUA

马建强◎著

新 华 出 版 社

# 中國特殊教育 史話

ZHONGGUO TESHU JIAOYU SHIHUA

马建强◎著

新 华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特殊教育史话 / 马建强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66-1407-5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特殊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①G7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4445号

## 中国特殊教育史话

作 者: 马建强

---

出 版 人: 张百新

书 名 题 字: 诸荣会

责 任 印 制: 廖成华

选题策划: 徐 光

责任编辑: 徐 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邮 编: 100040

<http://press.xinhuanet.com>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5

版 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字 数: 27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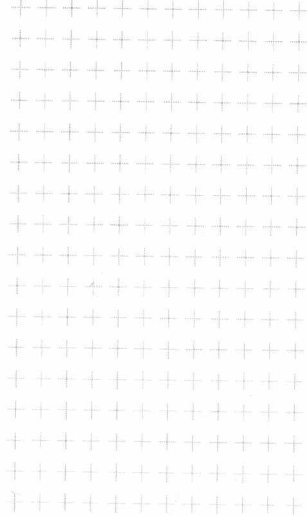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66-1407-5

定 价: 4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摇篮

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黄埔军校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 序言一

# 一个特别的人写的一本特别的书

周洪宇

南京马建强，身颀长，发微卷，一袭薄巾，风度翩翩，谈吐儒雅，吴侬软语，典型江南俊男。这是他给我初识时的印象。彼时是2013年12月深圳全国教育史年会。我们以文会友，初次见面。

初识建强先生，我就觉得他很特别。这种特别不仅仅在于他艺术家的打扮，更在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从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到《莫愁》杂志社总编辑、作家，再到当下的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授、编审，多彩的生活阅历造就了这个特别的人。

同年12月底，我应邀来到他的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再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他的特别之处。可以说，这些年他一直痴迷于一件特别的事，即挖掘、梳理、重现中国特殊教育的活历史。这件特别的事他又分两个部分来做，一是完善丰富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建设，这是从图像史学、形象史学、影视史学的角度为后世留下更多的史料，他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到了大批珍贵的特殊教育实物与文献资料；二是整理撰写中国特殊教育发展历史，这是对教育历史活动的归纳总结和研究提升。现如今，这件特别的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继其《追寻近代教育大师》和《民国先生》等著作之后，新作《中国特殊教育史话》又即将由新华出版社付梓发行。

这是一本特别的书。说它特别，在其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视角特别。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多关注普通教育的相关事宜，很少有人会去关注特殊教育特别是盲聋哑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在于特殊教育史料的搜集颇为不易，再加上特殊教育史的研究还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本领，如能识别一些盲文、懂得一些手语等等，这些条件的制约使得我们教育史研究者少有涉及这一领域。而在这方面，建强先生就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学术平台，他顺利地解决了其他教育史研究人员不能解决的专业难题，完成了这部角度特别的著作。

二是材料特别。正如上述，特殊教育活动的史料搜集极为不易，但建强先生不辞辛苦，东奔西走，经常一个人远赴北京、武汉、成都、沈阳、长沙、福州、杭州、上海等中国较早开展特殊教育的城市，寻访这些城市中特殊教育历史发展的蛛丝马迹。他著作中除了常引用的《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以外，还有诸多如《聋人世界寻旧踪》、《暗铎》、《流年往事耐思量》、《福州市盲聋哑学校校志》、《常州市聋哑学校校志》、《古田文史资料》等不易搜寻的、并未正式出版的教育史料，另有众多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各种人物年谱、名人日记、传记、公报、教育专著之中的与特教相关的材料，更有他直接拜见一些健在的特教老人的访谈材料等。正是有了这些特别的史料，才让“史话”更加的充实饱满、真实生动。可以说这是一本用手写出的书，是用心写出来的书，也是用脚写出来的书。

三是写法特别。《中国特殊教育史话》这本书以人物为珠，以时间为线，将中国特殊教育历史上的中外知名人物串联在特殊教育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中。翻阅这本书可以发现，它与一般的教育史著作颇为不同，轻松生动，娓娓道来，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极具可读性。大概是他做博物馆的原因，写的是人，但贴着人的，是物。他征集到了大量实物，包括文献资料的原件、特殊教育的教具学具、特教老人的生活用品等。这样因为物，

对上了人，连上了事，人、事、物，铺陈开去，串联成了史。历史研究本就是一个叙事的过程，而建强先生用他作家的生花妙笔，将一个个由物、由人引发出去的特教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融教育于生活之中，读来通俗易懂，体现出了大众教育的功能，这对当下推动社会各界加大对特殊教育与残疾人事业的了解与支持，很有裨益，也算填补了这方面著作的历史性空白。

诚然，《中国特殊教育史话》的出版仅仅是第一步，在满足大众阅读的同时，我建议建强先生能够再出一部专业性学术著作——《中国特殊教育活动史》，加入我主编的《中国教育活动史专史丛书》系列，从而在大众阅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充实他的那件特别的事。

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特别的书。

是为序。

2014年11月1日

于湖北武汉

（周洪宇，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序言二

# 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相结合的史学佳作

郭卫东

马建强先生的新著出版在即，嘱我作序，愧不敢当。只因先前曾涉猎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研究领域，深感此领域为待垦的学术处女地，中国现有数千万残疾人，其研究却多呈“失语”状态，建强先生尽力为此弱势群体著史传书，实为难得。因此缘故，鄙人乐意为序。

建强出生农村，却受过良好教育，生长南地，为人儒雅；其经历丰富，曾任大中学校的教师和知名刊物《莫愁》杂志社总编辑；又秉持对残疾人群的爱心爱意，投身特殊教育事业，出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其孜孜汲汲，大作迭出，有《追寻近代教育大师》、《民国先生》、《谢伯子研究》等作品问世。建强对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事业有许多目光辽阔的设计考量和长远愿景，自谓：“才不大，志已疏；学未成，气尚足”，实乃学有素养潜质厚重的学人自勉谦词也。

建强的大作略分四章，第一章叙说外国传教士开启中国特教山林的事迹，第二章讨论中国特教事业的本土开拓者，第三章铺叙残疾人造福同病创办特教的功德林，第四章介绍从事中国近代特殊教育事业的名家风范。这一谋篇布局编织了一幅中国近代特殊教育薪火相传数代相继的先驱群英谱，正好体现了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历史转承和真实行状。中国特殊教育



曾出现几次历史性的转变——其间，有以养为主的古代残疾人教育向以教为本的近代特殊教育的转型；有外国来华教会主办向国人主办的转型；有慈善救济与职业培训向教育教学与缺陷补偿的转型；有私立学校向公立学校的转型。此乃教育发展、民族觉醒和时代进步主题中的应有之义。

建强殚心竭力，截取中国特殊教育发展各时段的重要人物，从物到人，以人论史，由事及人，以人论教，目光自具，既不乏发覆之见，戛戛独造；又文笔优秀，琳琅美文，满溢引人入胜的故事，颇具可读性。该著广泛搜罗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对国内的特殊教育名家（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家人）都拜访了一个遍。因此本书不但是读万卷书的成果，也是行万里路的收获，又是访百家坛的佳酿，更是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结合的史学佳作。是著的推出，在建强，是个人的长年营造和心血所得，意在彰往知来，抚今追昔，留存史迹，布道今人；在社会，也当具影响力，因为特殊教育是弥补人类某一群体自身缺陷的伟大活动，它的产生，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观念的拓展，又是人权意识的高涨、平等理念的振兴。它使残疾人有教无类、残而不废、平等尊严、参与发展。向包罗无遗的人类所有群体打开受教育的通途，使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共享，正是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的根本不同点。恰如建强先生所言：“特殊教育事关社会文明进步，事关人间公平正义，事关国家民主富强”。在人类自身进化的历程中，特殊教育产生的重大社会价值是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这也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关怀所在。

特此为序。

2014年初冬

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版有国内外首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的重要著述《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

## 目 录



- 序言一 一个特别的人写的一本特别的书 周洪宇 / 1  
序言二 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相结合的史学佳作 郭卫东 / 4

### 第一部分 筚路蓝缕 启中国特教山林

——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特殊教育

- 威廉·穆瑞：中国第一所盲校创始人 / 3  
米尔斯夫人：中国第一所聋校创始人 / 17  
李修善：湖北汉口训盲书院创始人 / 35  
甘为霖：中国台湾地区盲人教育之父 / 45  
傅兰雅与傅步兰：中国特教父子兵 / 52

### 第二部分 已觉觉人 开本土特教先河

——近现代文化名人与中国特殊教育

- 张謇：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本土开拓者 / 79  
张元济：1910年环球行中的特教之旅 / 89  
蔡元培：救济口耳之不足，发挥胞与之本怀 / 110  
陈鹤琴：儿童教育家的特教梦 / 121



周有光：百岁老人的特教情怀 / 132

### 第三部分 造福同病 创感天地业绩

——近现代残疾名人与中国特殊教育

龚宝荣：中国聋人办聋教育之第一人 / 147

余淑芬：郁达夫的题词激励她一生从事聋教育 / 175

谢伯子：大画家的另一张名片是聋人教育家 / 190

宋鹏程：人生自有限 当立万世勋 / 220

### 第四部分 有教无类 树特教名家风范

——此生端为特教来的教育名家与中国特殊教育

杜文昌：从齐鲁大学高材生到北京聋教育创始人 / 235

高砚耘、雷静贞、陈光煦：心系盲哑教育 功利千秋万家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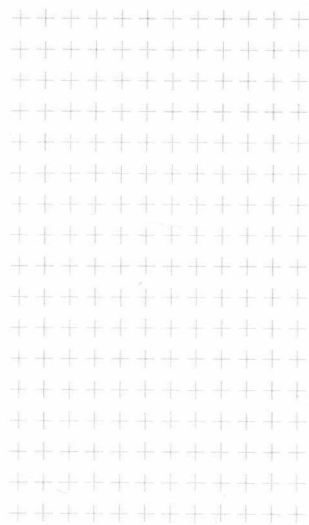
吴燕生：人民教育家的特教生涯 / 260

罗蜀芳：感动了海伦·凯勒的“中国特教女武训” / 273

附：中国近现代特殊教育学校年表（1874—1949） / 293

本书主要征引、参考文献 /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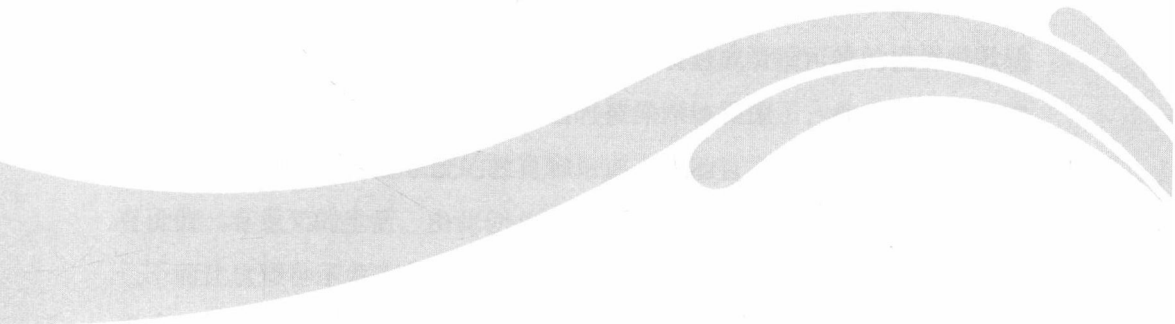
后 记 / 307



## 第一部分

筌路蓝缕 启中国特教山林

——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特殊教育





## 威廉·穆瑞：中国第一所盲校创始人

1784年，法国人阿维（又译阿羽伊）在巴黎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所教育学意义上的盲童学校。阿维是一位教会神职人员，家庭生活相当富裕。他具有广博知识，对哲学研究充满兴趣。而创办盲校则是当年他目睹盲人生活惨状深受触动而萌生的想法：1771年的一次经历，使正在法国巴黎担任翻译工作的阿维受到了震动。那是在巴黎传统的年市上，一个奸猾、冷酷的饭店店主为了取悦客人，让盲人院的盲人装扮成滑稽可笑的模样唱歌跳舞。阿维，这个亚麻纺织工的儿子当时被深深地震惊了，他的心里第一次涌出一种渴望：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帮助盲人建立起一种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创办盲校的种子在阿维心中扎根。

而这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机缘则是1784年的一场演出。这一年，来自维也纳的盲人钢琴家冯·帕拉迪斯在欧洲巡演，阿维在巴黎亲眼观看了他的演出，深深被盲人钢琴家优美的琴声所打动。随后他与这位盲人钢琴家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并正式提出自己要创办盲校的想法。冯·帕拉迪斯也被阿维的想法所打动，他表示将帮助阿维选择教育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等。这一年，1784年，阿维在冯·帕拉迪斯的热心帮助下，在巴黎慈善协会的赞助下，率先在巴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盲人学校，首批招收了



12个贫穷盲学生。很快他的盲校学生就由12个发展到30人，不久又增加到100多人。1786年，阿维出版了《盲人教学笔记》，这标志着盲人教学体系的初步建立。

而在这整整九十年之后的1874年，一名英国传教士在遥远的东方，在古城北京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盲校——瞽叟通文馆。他的名字叫威廉·穆瑞（William Murray，中文也曾译为穆·威廉），初建时学校只有2名学生。在盲童教学过程中，威廉·穆瑞结合布莱尔盲文体系，创立了中国第一套汉语盲字系统，即“瞽目通文”，也叫“康熙盲字”、“中国数字盲字符号”。距离1874年，迄今为止已经整整140年过去了，威廉·穆瑞创办的盲校最初名为“瞽叟通文馆”，后改为“北平启明瞽目院”，1949年后曾更名为“北京市盲童学校”，现名为“北京市盲人学校”。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校，他创制了中国第一套盲文，他被誉为“中国盲人教育之父”。

---

威廉·穆瑞，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城的丹达斯港。他父亲是格拉斯哥锯木厂的一位铁匠，共生育了10个小孩，威廉·穆瑞是其中唯一的男孩。非常不幸，威廉·穆瑞9岁的时候，在玩耍过程中不慎被锯木机器压断了左臂，由此成为了一名独臂人。他年幼时原本渴望成为强壮的苏格兰工人的梦想由此破灭。但从小威廉·穆瑞就知道为家庭分担困难，年岁渐长后，他便担任乡镇邮递员的工作，每天行走18英里，用他残疾的肩膀每周送六天的邮件。在送邮件的路上，他随身带着希伯来语、希腊语的图书，坚持学习。不久他申请得到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的传教工作，被派驻到克莱德河的外国轮船上发售《圣经》。那时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每天早晨三点就起床学习到八点，还坚持利用工余时间到格拉斯哥大学听课。

1870年身残志坚的威廉·穆瑞因他的热情诚恳、大度谦逊、勤奋好学，赢得了前往远东的中国作为苏格兰圣经公会中国北方负责人的身份进行传教的工作。他最初在山东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到东北工作了两年，最后来到北京工作。当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售汉字版的《圣经》。当时的中国，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圣经》，更少人愿意读《圣经》。威廉·穆瑞因为早年在英国国内担任邮差和发售《圣经》的经历，已然养成了坚忍不拔和永不妥协的精神。他的工作超乎寻常地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支持，以至他成功分送宗教书籍的事迹还被刊登在中国的报纸上而广为人所熟识。威廉·穆瑞因为工作原因常常在中国各地旅行，这使得他能更加频繁地接触到中国的残疾人。因为自己也是肢体残疾，所以他对残疾人总是具有特别的关注与同情。然而他一开始对北京城内为数众多的盲人并没有特别在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在中国流浪乞丐中很多都是盲人。没有一个国家的盲人比中国的盲人多，致盲的主要原因是眼炎、麻风、天花。盲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完全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没有人尊重他们的生存价值，关心他们的生活境况。许多人甚至认为盲是一种天罚，因此对盲人存有鄙视和敌意。他们中的男性往往被亲人逐出家门，依乞食或相命为生；而女性则多沦为歌女、妓女，在悲惨中度其一生。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对盲人的收养已经很漠视很忽视，当然更谈不上对盲人的教育了。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盲人，不但在视觉上是盲的，在心灵上也是盲的。贫苦的盲人们拉着绳子一起出行，每组10多人或者更多，有男有女，有老又少，盲人领着盲人，最前面的用棍子探路，后面的打着响板或钹依次跟上，一路大声唱着悲惨的歌谣，以吸引行人给他们几个小钱。这悲伤的一幕，一度成为威廉·穆瑞挥之不去的定格情景，为之痛苦不已，为之久久难忘。

有一次，威廉·穆瑞在北京街头遇上了三位年轻的盲人，他们很真诚强烈地向威廉·穆瑞索要《圣经》。威廉·穆瑞回忆说：“我给盲人们





念了福音书里的章节，并向他们讲述了《圣经》中有关盲人的故事，盲人们听后感到愉悦，其中一位要拿钱买福音书，还大声说，他要很多这样的书。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些书都是为明目的人准备的，他们看不了。这位盲人说，他有明眼人朋友，可以读给他们听。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转引《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51页）这时威廉·穆瑞告诉他们，在他自己的国家，那里的盲人也是可以自己读书的。可当时他的这些话在盲人们听来简直就是笑话。盲人们的反应刺激了威廉·穆瑞，他想，如果中国的盲人们能够进入盲校学习，能够与普通人同样接受教育，那样他们的生活就会很光明了。他决定要为中国盲人做些事，他要创办一所中国盲校。

其实，在威廉·穆瑞之前已经有一些来华的传教士们开始关注、关心中国盲人这个特殊群体了。据记载，一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伯驾（Dr-Peter Parker）是一名眼科医生，继伯驾之后来华的医疗传教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以眼科著名者。他们在中国各地，每天都在进行着神奇的工作，使许多盲人得到复明的希望。对于无法恢复视力的盲人，收养与救济只是消极的工作，积极性的工作是应该设法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尊与自信，而这就有赖于盲人教育的实施了。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开始了中国盲人教育的最初尝试。德国传教士郭实猎首先惠及盲人，将六名盲女先后送往英美接受盲人教育。据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士库寿龄编著的《中国百科全书》称：“郭士立（也译郭实猎）曾援助了6名广东盲女，其中的2位到了美国，其余4人去了英国”。傅步兰（George Fryer）对此事也有说明：“盲校之设，创自欧美教士，于1840年教士某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国，四人至英，受适当之教育，其至英国者，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傅步兰在《中国差会年鉴》上对此有更具体的叙述：“中国的盲人教育，由郭士立博士开创。当时，郭氏在广东救助了六名盲女。她们中的两位被送往美国费城的学校（傅步兰自称，数年